众生

蝉鸣不负盛夏

□潘慧彬

“池塘边的榕树上,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……”熟悉的旋律一响起,温柔的旧日时光瞬间涌上心头,把我拉回热气腾腾、绿意铺天盖地的盛夏。夏日的风吹过田野山林,满树浓荫层层叠叠,此起彼伏的蝉鸣贯穿整个白昼,清亮悠长,成了我童年里最深刻、最鲜活的夏日背景音。

我家房前绿树成行,田地连片,水土温润干净。一入初夏,草木疯长,枝叶繁茂,整片山野被浓郁的绿意包裹。等到太阳升起,藏在层层枝叶间的知了便尽数苏醒,从清晨鸣叫到日暮,声声不息、层层叠叠,却不聒噪,是乡野独有的夏日生机。村里老人常说,蝉最爱干净,只栖清幽林木、洁净山水,若是水土污浊、草木荒芜,便听不到半点蝉声,小小的知了,也是一方乡土生态最好的见证。

儿时有一段日子,母亲手头琐事繁多,无暇照看我,便把我寄养在外婆家。乡下的夏天格外漫长,午后阳光炽烈,晒得路面发烫,家家户户闭门歇午,山野格外安静,唯独蝉鸣愈发清亮热闹。舅舅家的表弟性子活泼好动,最耐不住午后清闲,每日午后都会召集村里一群小伙伴,扛着竹竿、自制网兜,成群结队穿梭在村口大树下,专门寻蝉、捕蝉。我看着他们追逐嬉闹、兴致盎然,心里也跟着雀跃,次次兴冲冲跟在队伍后面,跟着大伙一起钻进浓荫深处。

课本里那句“意欲捕鸣蝉,忽然闭口立”,写的正是我们儿时最真实的模样。孩子们眼神灵动、屏息凝神,远远听见哪棵枝头蝉鸣嘹亮清脆,所有人立刻收住说笑、放轻脚步、静静伫立树下,连呼吸都刻意放轻,生怕一丝动静惊扰了高歌的知了。表弟性子急躁,每每举着网兜慢慢靠近,只差分毫便能捕到,却忍不住轻轻换气,枝头的蝉便瞬间噤声,振翅一跃,飞得无影无踪。大伙相视一笑,没有沮丧,拎着网兜继续穿梭林间,寻找下一处蝉鸣。树荫摇曳,热风轻拂,孩童细碎的低语、轻快的脚步声,混着连绵蝉鸣,拼凑出最纯真的盛夏。

待到夏末初秋,暑气渐消,枝叶间、草丛灌木上,随处可见脱落的蝉壳。蝉蜕轻薄通透、纹路清晰、形态完整,静静挂在枝头草间。村里老人总会趁着闲暇,慢慢捡拾收集起来。听说,这些蝉壳是天然的中药材,能够清热退火、明目安神,用处良多。褪去躯体的空壳尚且能造福于人,小小生灵的一生,从头到尾都在默默奉献,让我心底悄悄生出几分敬重。

寄居在外婆家的那段时光,日子缓慢。我和表弟常常在树下驻足大半天,仰头凝望枝头的知了。它们牢牢扒紧树皮,薄翅微微颤动,任凭烈日炙烤,依旧执着长鸣。年少的我们不懂深层的人生道理,只觉得蝉声悦耳、夏日悠长、玩伴可亲,每一天都无忧无虑,简单又快乐。偶尔,舅舅会陪着我们在树下听蝉。他曾轻声说起,蝉在幽暗泥土蛰伏数年,默默蓄力沉淀,只为破土而出后,拥有短短一季的高歌。那时我们年纪尚小,似懂非懂,只是悄悄记在心底。

(CFP 图)

如今年岁渐长,奔波劳碌,难得回归乡间。再听见熟悉的蝉鸣,依旧满目青葱、声声如故,只是当年结伴追蝉嬉闹的孩童,早已长大成人、各奔东西。

岁岁蝉鸣年年夏,悠悠旧事寸寸心。蝉蛰伏蓄力、尽情绽放的一生,悄然治愈着平凡的我们。也许,生命不必执着长短,活得纯粹、过得热烈,不负朝夕、不负本心,便是最好的圆满。

每日佳句

生活的难题如锁,乐观就是那把万能钥匙,开启希望之门。

史话

琴者之音

□郑剑文

九日山是座祈风名山,这在泉州家喻户晓;而九日山是座知音之山,这又知者寥寥。那天我漫步山上,无意间邂逅琴者之墓,猛然觉悟,千百年来,多少名士隐居于此,多少知音相遇于此,一曲千古知音流淌在高山流水间。

琴者之墓在山腰间的落叶枯草丛中,墓碑正面刻“琴者孔希岛之墓”,立碑者竟有二十人之多,且皆为泉州名士乡贤,立碑时间为万历十四年岁次丙戌仲夏。墓碑背面有一百多字,把琴者嬉笑怒骂的形象刻画得十分传神。撰文为泉南名士詹仰庇,他只知其善鼓琴,而不知其为何许人,这很是令人费解。

细读碑文,颇为有趣:问其家,不答;问其年,不知;遗之钱,不受;遇豪人,避去;强之鼓,弗鼓。这人冬穿葛而夏着裘,落寞时就隐入山林,兴起时就鼓琴高歌,最终长笑而逝,活得不亦乐乎!数行文字把一个风骨奇峻、清高耿直的狷介之士刻画得栩栩如生,跃然碑上。其实,詹仰庇也是一个不媚俗之人,他是明嘉靖十四年进士,官至监察御史,却因抗疏直言,罢官居泉,与琴者交游甚笃。我想,詹仰庇不是不知孔希岛为何许人,而是他抛开身外之物,只认孔希岛为一个纯粹的琴者而已。是的,所谓知音,听懂高山流水便已足够了。

九日山是座情意深重的山。西晋永嘉年间,中原士族南迁,每逢九月初九,离乡的士子常登临此山北望中原、寄托乡愁,故称“九日山”。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载:“九日山,郡西第一名胜,晋唐以降,高人逸士接踵栖止,隐学蔚然,为闽中文脉滥觞之地。”大唐隐士秦系为会稽名士,安史之乱后,他抛弃功名,孤身南下,归隐九日山西峰。姜公辅为唐德宗朝名相,以忠贞刚正闻名朝野,后因直言敢谏,被贬为泉州别驾,他慕名登山拜访秦系,两人一见如故、交谈甚欢。不久,姜公辅竟在九日山东峰筑室定居,与秦系隔峰对望,他们常聚在一起抚琴赋诗、著书论道,从此山间丝竹不绝,文风远播四方。

两位隐士避于山水间,忘却流放之苦闷,找到隐逸之乐趣。在此时期,青年才俊欧阳詹常去向他们问学讨教,不久与韩愈同登“龙虎榜”,成了“温陵甲第破天荒”的闽南科举第一人。永贞元年,姜公辅病逝于九日山,秦系为他择地安葬后再次远游。东峰叫“姜相峰”,西峰称“高士峰”,还有“秦君亭”,两座山峰因两位高士得名,成为九日山标志性人文景观。

五代时期,许多中原名士避乱于泉州。晚唐诗人韩偓不愿同流合污,从中原隐入刺桐城,他先栖居潘山招贤院,后又隐居九日山,在延福寺熏修佛法。南宋泉州知府赵令衿修四贤祠,专祀这四位唐代名士。宋元而下,山上名士接踵,题咏不绝,朱熹、蔡襄、真德秀等先后登临此山,或游历或讲学或题诗,他们皆慕前贤高风,与山川神交。1933年秋,弘一法师在九日山下的潘山古道偶遇韩偓墓道碑,他认为这是与韩偓的千年宿缘,便多次上山拜谒韩偓墓,又为韩偓设牌位祭祀,他想把这隔世缘分做得圆满一些。

九日山懂千古名士的孤高与坚守,千古名士成全九日山的文脉与盛名。何为知音?懂其本心,惜其风骨,成全其志,不负其情。我想,九日山之知音,不止诗文气节,更有弦歌雅韵,当他们抚琴于山水间,一曲《高山》,山即应声;一曲《流水》,水亦和鸣。

诗语

沉默的力量

□蔡晓芳

你是否也看见过
他额间的刻痕
被岁月看重

他消瘦的背影
穿行在一排排卷边的书页
和琐碎的善行之间
像一个诵经的人
把日子念成慈悲

我默默地看着
从未留意那些冷
在他老旧的骨缝里
吱吱作响

而一个走过长路的人
眼底的坚定和明亮
足够让同样怀揣伤痛的我
在万千喧嚣里
忽然安静

我终于读懂
这沉默的力量

食事

一碗小肠汤

□马艺扬

盛夏暑气蒸腾,于我而言,能消解一身烦腻、熨帖脾胃的时令汤食,再没有比一碗地道闽南小肠汤更合心意了。汤水清润透亮,鲜气内敛不张扬,少油淡口,热汤滑入喉间,周身躁意都慢慢散了。

一碗出彩的小肠汤,滋味好坏全凭手上功夫。看着家常简单,每一步处理都藏着炖煮门道,半点偷不得懒。

先往市集挑一副新鲜猪小肠,要选肠壁紧实、色泽粉嫩、无刺鼻异味的。带回家摊入盆中,先修整外壁裹着的一层白油。油不能尽数剪去,薄薄留一层,炖出来的汤底才有醇厚底香;可也不能留太厚,暑天吃着容易发腻。持剪刀细细修去多余厚油脂,分寸拿捏得当,才能兼顾清爽与鲜香。

翻面清洗是最耗心神的一道工序。取一根光滑竹筷,抵住小肠开口一端,缓缓向内推送,顺势把整条肠衣完整翻过来。老一辈“煮妇”都偏爱竹筷,质地温润带点摩擦力,不会戳破娇嫩肠壁。小肠翻面后,内壁积攒的黏液、脏污尽数摊露,去腥才有了根基。

泉州人家洗小肠,向来只用粗盐、地瓜粉两样家常物料。先撒上粗盐,双手反复抓揉,借盐粒粗糙的摩擦感,搓掉肠壁顽固腥滑的黏液。揉上片刻,盆中水便浑白污浊,倒掉脏水,再舀几勺地瓜粉细细揉捏。细密薯粉吸附力极强,能带走细微杂质与残留异味,反复搓洗、多次冲淋,直到流出澄澈透亮的清水,肠身摸起来爽滑干净,才算清洗妥当。

洗净的小肠先焯水去臊。大锅清水烧滚,下入小肠滚煮片刻,水面浮起一层灰褐色浮沫,全是肠身残余杂味,仔细撇净后捞出小肠,焯过的浑水直接倒掉,断去腥气源头。

另起一锅清水,丢几片生姜去腥提香,添一小段当归柔和增味,药性温缓,恰好调和夏日虚弱脾胃。闽南盛夏多雨多湿,本地炖汤素来懂得顺时而食,除了清甜白萝卜、健脾淮山、安神莲子,不少人家还会加一把薏米、白扁豆同炖。薏米利水、扁豆和胃,几样食材相融,汤味甘润平和,祛湿养脾,最适配暑天身体发沉、胃口不振的状态。

汤水再次沸腾,便转最小文火慢炖数十分钟。慢煨是炖汤的精髓,火力缓缓渗进食材里,小肠慢慢炖得软而有韧,各类食材的清甜、药膳的温润一点点释进汤中,若是大火猛滚,反倒容易把肠肉煮得干柴,汤色也会浑浊发闷。

待到火候恰好,小肠软糯弹牙、鲜气尽出,整条捞起,剪刀“咔嚓”剪成寸许小段,倒回汤锅中拌匀。泉州家常汤品向来推崇本味,调味从不繁复,只撒少许细盐衬出食材原生鲜甜,出锅前抓一把切碎的青葱铺在汤面,滚烫汤底一激,葱香漫开,整锅汤瞬间鲜活起来。

盛一碗上桌,汤色清亮干净,不见厚重浮油。入口鲜而不寡,温润回甘,小肠软嫩又带着恰到好处的嚼劲,萝卜清甜,薏米、扁豆甘润,混着淡淡的姜葱香气,层层滋味柔和相融。

这一碗朴实无华的小肠汤,藏着故土的温情。只要想起这份清鲜温润,心底便漫开安稳的暖意。

四季

屋角菠萝蜜香

□刘艺冰

屋角,长着一棵菠萝蜜树。

这棵菠萝蜜树,是十多年前家里人栽下的。不过是春日闲暇,家人寻来一株小小果苗,在屋角闲置的空地上松土、培土、栽苗、浇水,便任由它随四季枯荣,伴朝夕生长。

一晃十余年匆匆而过。当年纤细孱弱的幼树,早已褪去青涩,亭亭而立,枝繁叶茂,稳稳扎根一隅。这些年,我在外上班,归来的次数不算频繁,可每一次走到屋角,目光总会不自觉落向这棵菠萝蜜树。它静静伫立,不言不语,却成了我最温柔的念想,也是这里最恒久的风景。

闽南气候温润,四时风物有序,这棵常绿果树循着时序慢慢蜕变,一季一番景致。

春日回暖,屋角的菠萝蜜慢慢晕开满目新色,深褐老枝托着经年墨绿的旧叶,枝梢冒出细碎嫩芽,浅浅碧色,鲜嫩绵软,密密缀满枝头。绵绵春雨落下,洗去枝叶浮尘,一树翠色透亮鲜活,大半方院落都浸在温润绿意里。

春日本无幼果,树木只顾抽枝展叶,默默积攒养分。暖风穿林,暖阳透过叶隙洒落,地面碎影摇摇晃晃。我立在树下静听林间雀鸣、耳边轻风,浮躁心绪慢慢沉静,草木安然生长的模样,便是最妥帖的安稳。

入夏暑气升腾,树冠逐年舒展阔大,浓密枝叶撑开大片阴凉,遮挡炎炎烈日。粗壮主干与老枝上,陆续冒出一簇簇青绿色小果,果子贴着枝干生长,表皮布满疙瘩,憨态可掬,隐在层层绿叶间悄然孕育。闽南夏季多雨,骤雨来去匆匆,鲜果任凭日晒雨淋,吸纳雨露日光,日渐壮硕。每逢盛夏回来,望见满树青果悬枝,心中便生出满满的期盼。

秋风送爽,暑热散尽,历经春夏滋养,树上菠萝蜜陆续转熟,青壳晕出浅黄,沉甸甸坠在枝干,清甜果香丝丝缕缕漫出院落。天高云淡,青砖老屋配黄果绿树,简简单单勾勒出一幅闲适小景。

择一个晴日,家人采摘熟果,剥开粗厚外壳,金黄果肉抱团相拥,浓郁蜜香瞬间四散。一家人围坐檐下,分尝鲜果,闲谈家长里短,没有闹市纷扰,只剩细碎温情。满口清甜,是大地的馈赏,也是平淡日子里藏不住的暖意。

闽南冬日少霜,天地归于清宁,多数草木收敛长势,唯独菠萝蜜树依旧常青如故。繁密枝叶在凉风中轻轻摆动,安守冷清庭院,放缓生长节奏,静静蓄力等候来春。冬日庭院清幽空阔,望着常年不变的一树浓荫,漂泊在外积攒的烦闷,顷刻间烟消云散。

十余年寒暑交替,春发新芽,夏结青实,秋飘蜜香,冬守苍枝。这棵家人亲手栽植的果树,扎根宅院一隅,历经晨昏变幻,陪着一家人度过岁岁烟火。人世聚散无常,亲人各赴谋生之路,这里日渐清静,唯有果树年年常绿,按期送来一缕菠萝蜜醇香。

常年在外,故乡成了年年牵挂的归途。每次归来,望见屋角绿意萦绕、果香隐隐,一路风尘便有了落脚之处。一树菠萝蜜飘香,拴住归心,守住故土温情。

叔 父

□阿 思

20世纪70年代的老街,海风从坡头吹来,拂过路旁的木麻黄,顺着错落的石厝巷弄飘远。古厝的花岗岩露台上,阿嬤种的芦荟倔强地刺向蓝天,巷口老榕树枝繁叶茂,树下总聚着闲聊的乡人,讲着一口软糯又铿锵的闽南话,谁家有事儿邻里搭把手,灶膛里的烟火气混着古早味,便是那时最踏实的人间暖意。

我年少的时光,就泡在这样的烟火里,藏在几位叔父的细碎疼爱里,如今四叔、五叔、六叔皆已远去,提笔想写这段过往,怀念便翻涌而来。

四叔的身影,总绕不开前厅那把蓝色理发转椅。那年代的老街,没有像样的理发店,四叔的理发椅便是全村人的“造型据点”。转椅的漆皮虽磨得发亮,却被他擦得一尘不染,椅腿上的螺丝拧得紧实,转起来吱呀作响,却稳当得很。农闲时,乡邻们放下扁担来理发。四叔的手巧得很,推子在头上翻飞,剪出来的发型整齐利落,理完发还会顺手给人修修鬓角,每当乡邻们摸着一头清爽的短茬向他致谢,他总笑着说:“乡里乡亲,免客气。”

那时我年纪小,眉毛淡得几乎看不见,四叔总摸着我的头叹气:“团子眉眼生得标志,就是眉毛淡。”某天他忽然翻出家里的老姜,烧热了水,挤出姜汁,不由分说给我剃了眉毛,蘸着姜汁细细涂在眉骨上,还叮嘱我“日日涂,保准长得浓黑”。我虽不愿意,却因着他眼里的认真与疼惜,也就乖乖听话照做。后来眉毛真的浓了起来,如今每次照镜子看见这双浓眉,都能想起四叔粗糙的手掌,和他眼里藏不住的疼惜。

有一年春节回老家,四叔拉着我的手,兴奋地带我到他的老厝厅堂。一进门,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一幅寿星图运笔雄奇,神形兼备。我看得愕然,以前只听说四叔会画画,但没想到他居然能画出如此巨幅的作品,每一笔都蕴含着他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艺术的追求。

四叔对我的爱,从不挂在嘴边,却藏在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里。有时他送我一张珍藏的带着岁月痕迹的稀罕旧钞票,郑重其事地塞进我手心;有时是一双崭新的球鞋,鞋底还带着淡淡的橡胶味。每一份礼物都拙朴又滚烫,他无声的牵挂,是我少年时代最踏实的依靠。

最后一次见四叔,他站在村口的老榕树下,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褂子,手搭在眉骨上眺望,海风掀动他的衣角,看见我来,他笑得满脸皱纹,招手喊我的名字。那模样,至今刻在我心底。

五叔是个爽朗豁达的人,浑身带着闽南汉子的豪迈与骨子里的温柔。他最擅长画马,教我画马时念叨:“画马要画出精气神,鬃毛要飘,马蹄要带劲,就像咱闽南人,做事敢闯敢拼,做人光明磊落。”有个冬日,家里的一只小羊被疾驰而过的车碾伤,没撑多久便没了气息。五叔当即就用搪瓷罐装着羊肉与姜片、红枣,架在柴火灶上慢炖数小时。柴火噼啪作响,肉香一点点飘满整个老宅。他喊我上二楼石阶,我们俩就着夕阳,坐在花岗岩石板上,你一筷我一筷,说说笑笑间,就把一锅羊肉吃得干干净净,连浓稠的汤汁都舔得精光。五叔的爽朗笑声在老宅的上空久久回荡,那是我吃过最香的一顿羊肉,往后岁月里,纵使尝过再多山珍海味,都不及彼时的半分滋味,不及那份纯粹的温暖与欢喜。

六叔则教导我做人要守本分、待人要真诚。他知晓我嘴馋,特意给我寄来朱古力,那是独属于六叔的藏在远方的疼爱。

三位叔父是普通的闽南汉子,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,却用勤劳撑起自家日子,用善良对待乡里乡邻,用温柔宠爱晚辈后生,他们的身影,早已融进咸涩海风里。明知故人已去,却依旧觉得他们从未走远,依旧在某个洒满阳光的地方,笑着看我处世、看我安好。

背影

茶余饭后

古人消夏巧思

竹夫人

一种用竹篾编成的中空长条抱枕,夏日搁在床上,四肢环绕而眠,通风透气,不觉黏腻。宋代苏轼诗云“留我同行木上坐,赠君无语竹夫人”。

七轮扇

西汉长安巧匠丁缓发明的“七轮扇”——以七个巨轮串联,一人拨动,满屋生风,《西京杂记》记其“一人运之,满堂寒颤”。

酥山

唐代,人们将酥油堆于碎冰之上,浇以蜜糖,形似小山,堪称冰淇淋的东方鼻祖。

冰鉴

先秦诞生的古法冷藏器具,木质或青铜柜体,夹层存放窖藏的冰块,既能冰镇鲜果甜饮,还可散放冷气。